



# 非洲矮人原始部落亲历记

*Personal Experience in the Primitive Tribe of African Dwarfs*

■ 文/图 刘梦熊

## 并非幻想的旅行

童年时代，小矮人的故事使我入迷，常常在梦中畅游“小人国”，后来从报刊中知道，当今世界上真的有“矮人国”，它就在非洲茫茫的原始丛林中。于是，到“矮人国”一游又成为多年来埋藏在心底的愿望。

梦想终于变为现实。前不久，我受命带领一个农业专家组前往中非共和国执行援外任务。在此期间，我们得知一个极富魅力的地名——蒙贡坝，世界上最矮小的人——俾格米原始部落的聚居地。

8月的一天，我们带上了充足的食物、油料，带上了砍刀、斧头、手电筒、高统胶鞋以及准备送给俾格米人的

小礼物，再加上一条叫阿里的棕毛狗，像一支小小的探险队，开始了筹划已久的“矮人国”之行。

蒙贡坝市位于中非南部的姆班吉河畔，一幢幢风格各异的建筑掩映在绿树丛中，地上绿草茵茵，环境非常幽雅舒适。这一带因有着神秘的俾格米人而闻名于世。俾格米人没有文字，但有他们自己的语言。为了便于沟通，我们从蒙贡坝市政府请了一位导游同行。

越野车驶上了一条独特的公路，说它奇特，是因为窄得仅容一辆小车过身，两旁热带树的巨大枝干伸展出来，遮盖了整个路面上空，车行其间，像是钻进了莫测的绿色隧道。这样“爬行”了很久，却仍不见俾格米人的踪影，我们不免有点失望。

“俾格米人至今仍过着游猎生活，居无定所，找俾格米村庄还得碰运气呢！”导游安慰我们说。

日已偏斜，车开到了公路的尽头，前面就是国境线了。我们早已饥肠辘辘，只好暂且把寻找俾格米人的念头搁在一边，取出随身携带的食物，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忽然，一位同伴“呀”地惊叫了一声，我们随着他的视线望去，不禁呆住了：不知从哪冒出三个矮小的女人来。

——三个赤身裸体的女人！

我们惊愕了！她们却大大方方地向我们走来。斜眼窥视，是两个十来岁的小女孩，还有一个怀抱孩子的母亲。

虽说我们此行的目的正是寻访俾格米人，先前也在电影里见过他们，但那毕竟是银幕上。然而，当俾格米女人真正出现在眼前时，还是使我们惊慌不已，以至于东躲西避起来。导游见状忙说：“俾格米人都是不穿衣服的，请大家不要介意，否则会伤害她们的自尊心。”此时，那两位少女已走到我们面前，并且扭着腰肢跳起舞来。我们紧张的心情才松弛下来。

这两个少女的个头仅一米出头，那位怀抱着孩子的母亲算是高个了，也只不过1.3米左右。细端详，她们的皮肤并非黑色，而是一种淡淡的浅棕色，除了身材特别矮小，在外形上与一般黑人无异；短而弯曲的黑发，椭圆形的脸庞，扁平的额头和鼻子，厚厚的嘴唇向外翻起，在棕色的皮肤的衬映下，牙齿显得特别洁白。

令人惊奇的是，她们长年累月生活在茫茫的原始丛林中，赤身裸体，任凭风吹日晒雨淋，皮肤却仍细嫩而富于光泽。那女孩微微隆起的胸脯，似芽苞初露；而那母亲的两乳微微下垂，正奶着孩子。

望着眼前这自然而古朴的场景，我感受到了粗犷的原始美，有一种圣洁崇高的感觉，仿佛在欣赏哪位艺术大师的杰作，仿佛面对一尊女神……

## 林中的村落

三位俾格米女人的出现，显然预示着附近就有俾格米人的居所。我们乘车继续上路，车行不久，果真听到一片欢叫声。停车一看，原来是一群孩子在向我们招手、呼喊。

待我们下了车，这群孩子却又消失在密林中了。我们只好跟着“汪、汪”叫着的棕毛狗阿里钻进一条林间小道。在古木参天、藤蔓遍布的密林深处，七弯八拐，忽觉眼前一亮，一个俾格米“大村庄”展现在眼前——

这是茫茫原始丛林中的一块难得的空旷地，约一亩大

小。高高的热带树，似一道绿色的城墙，保护着村庄。树下一丛丛茂盛的香蕉，伸展着巨大的叶片，在微风中摇曳，像一队哨兵守卫在城墙下。导游介绍，俾格米人过的是游猎生活，一个地方的食物吃光了，就要另觅新的村址。那时，全部出动，用砍刀、斧头等简陋的工具，先将灌木和较小的树木砍倒，而那些高大的树木，实在无能为力，就爬上去砍掉树枝，再放一把火烧掉。凭借简陋的工具，开垦出这么一块空旷地，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眼前的空旷地上，散落着几十个又矮又小的半圆形“窝棚”，在其正中央有一幢长方形的茅草屋，犹如鹤立鸡群，特别引人注目。

“那是酋长的‘宫殿’。”导游介绍，大家一听是酋长的居所，赶忙尾随着导游进“宫”参观。——这实在是一间极普通、极简陋的茅草屋，就像国内南方的“灰屋”，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一张铺在地上的席子。

这是一张用树皮制作的独特的席子，厚约2厘米左右，质地柔韧，表面非常光滑，导游向我们介绍了它的制作过程：在茫茫的丛林中寻找一种热带特有的树木，将大树的皮层取两端横向割断，再用木榔头敲打树皮，使其与木质分离，然后用利刀纵向割一条直线，把薄薄的木签嵌入线内，慢慢地撬起，众人一起使劲，将树皮完整无损地剥下来，就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席子。

参观完“宫殿”，我们接着参观“民居”。“宫殿”的四周，散落着的十个犹如撑在地上的伞形的窝棚，这就是村民的住宅了。窝棚的建筑非常简单，把一条条富于弹性的树枝纵横交错两端插入土中，编织成一个直径1.5米，高1米左右的半球形的大罩子，用藤条牢牢固定，上面再盖上一层厚厚的香蕉、油棕榈叶当瓦片，即大功告成。每个窝棚都在朝“宫殿”的一面开一个约六十厘米高的方洞，作为住宅的门。俾格米人每天从这个门洞爬进爬出，地上的泥土被蹭得光滑无比。

我带上手电筒，小心翼翼地爬了进去，没待直腰就顶着棚顶，一股霉气扑鼻而来，打开手电筒一看，地上均匀地排列着六、七根手臂粗的木棍，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截新鲜的香蕉叶，上面放着一条条手指粗、毛茸茸的毛毛虫和圆鼓鼓亮晶晶的白蚂蚁，除此之外一无所有——这就是他们的“家”吗？

“那些木棍就是俾格米人的床铺，睡在木棍上可以避免皮肤直接与土接触，减少湿气的侵袭，而那些毛毛虫和白蚂蚁则是俾格米人的高级食品。”导游向我们介绍。

酋长“宫殿”前留着一块空地，上面横卧着几根很大的红木，他们经常坐在红木上商议部落大事、聊天，成为



一个露天会议室，那红木已被磨得油光闪亮。

## 俾格米女人

一条清清的小河在原始丛林中缓缓地流淌，几个妇女正在河边劳作。她们将一种富含纤维的植物根放在树桩上，用木棒槌狠狠地槌打，再放入河中清洗一番，再槌打，这样多次反复之后，那树根就变成柔软洁白的“绵纱”了，然后将它纺织在一条薄而柔韧的白藤上，就变成一条独特的俾格米人的短裙。

俾格米人的男女有明显的分工，男人以狩猎为主，妇女则从事采摘野果，抓蛇捕鱼，种植木薯、香蕉等。别看她们身材矮小，头上却能顶几十公斤重的香蕉，其攀树的技术亦令人惊讶。

这时，一阵忽高忽低“呵哩呼噜”的歌声从小河的深处传来。

“这是俾格米妇女捕鱼时唱的歌。”导游说。

我们当然不愿放过亲眼目睹俾格米妇女捕鱼的机会。顺河而上，终于找到了她们。只见她们先用树枝、野草、泥巴在一小河的两端各筑一道小堤坝，然后用木杓、脸盆奋力辟水。随着两臂不停地挥动，河里的水慢慢地干了，一条条活蹦乱跳五颜六色的热带鱼便露出水面，在泥浆中挣扎着。俾格米妇女边唱歌，边用灵巧的双手将活蹦乱跳的鱼儿抓起装入鱼篓内，一个个满身都是泥浆，脸上露出了丰收的喜悦。

那一只只形态各异，造型美观的鱼篓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这些鱼篓是俾格米妇女用雪白的藤条织成的，形状各异，有的像花瓶，有的似长鼓，造型美观，还有精美的图案，生动地展示了他们的生活和工艺美术。

两位中年妇女伸了伸腰肢，走上岸来。她们用手抹去乳房上的泥浆，从草丛中抱起孩子喂奶。草丛中一字排开躺着几个嗷嗷待哺的婴儿。原来，她们长年累月生活在茫茫的原始丛林中，虽然没有凶猛的野兽，但各式各样的毒蛇经常出没，为了防止意外，俾格米妇女外出“干活”，大多集体行动，还得把孩子带在身边。说话间，从

草丛里就窜出一条手臂粗的乌梢蛇。我们还在愣的当儿，已经有一位妇女飞快地抓住了蛇的“三寸头”，毫无惊惧之色，那神情就像抓住一条大鳗鱼。那乌梢蛇也不示弱，死死地缠着她的手臂，旁边的两位妇女忙过去“助战”，费了好大的劲才将蛇拉开，再用力往后一拽，蛇的骨架就散了。接着，她们用小刀利索地剥去蛇皮，烧起篝火，将蛇放在火上一烤，切成一段段，那切口上还渗着鲜血，她们便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 别致的矮人舞

傍晚时分，我们跟着俾格米妇女又回到了“林中的小村庄”。刹那间，乌云密布，雷声阵阵，竟下起了倾盆大雨，我们全都挤进了酋长的“宫殿”。

四十多分钟后，雨渐渐地小了。雨后大雾弥漫，四周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

这时，丛林深处传来了粗犷的歌声，是部落里的男子汉狩猎归来了。导游迎上前去向酋长介绍了我们的来意，酋长不但表示欢迎，还热情地挽留我们在此过夜。

妇女们烧起了篝火，将刚猎获的兽肉挂在木支架上，烘烤起来。顿时，空气中充满了诱人的香味。待肉烤熟，他们就从锅里盛出木薯糊，就着兽肉吃起来。

矮人究竟有多高？为求得个准数，征得酋长的同意后，我们用钢卷尺量了几个俾格米男人的身高，结果发现一般只有1.3米左右，1.45米就算是部落里的“巨人”了，其体重也不过四五十公斤。别看他们身材矮小，个个长得非常结实，而且手臂也显得特别长，这可能是长期的攀援狩猎生活的结果吧。

酋长通知村民：“抓紧化妆，准备跳舞。”

没有舞台，没有胭脂，没有现代化妆品，也没有服装，这些矮小的舞蹈家们怎样打扮自己呢？

聪敏的俾格米人有的是办法，只见他们将翠绿的香蕉叶平铺在地上，又从各自的窝棚（住房）里捧出一包包用干香蕉叶包裹的“化妆品”——红、黄、紫、棕、黑等颜色的泥土。我们顿时傻了眼，难道泥土也能化妆？

他们将各种颜色的泥土放在香蕉叶上捻细，加少量的水拌成糊状泥浆，涂抹在脸庞、胸脯和手臂上。因为没有镜子，还得互相帮助，作最后的修饰。

他们的服装也是随心所欲别具一格：上身，不论男女老少都是赤裸的，有的姑娘在胸脯前扎上一条带叶的绿色藤条；而下身则五花八门，或着植物纤维制作的“短裙”，或缚一束带叶的茅草……

随着酋长一声令下，参加舞会的男女老少围成一个大圆圈，伴随着长鼓和“利肯贝”（一种扁平的木匣子和钢丝制作而成的古老乐器）的“咚咚”“当当”之声，翩翩起舞，真像一个大型歌舞团在演出呢！舞者颤动胸部，扭动腰肢，边歌边舞，节奏愈来愈快，不时还倒地滚翻。那缚在臀部的茅草、树枝，如动物尾巴不断摇摆着，别有一番情趣。

### 矮人矮小之谜

几天来的所见所闻，剧烈地鼓荡着我们的心。

那茫茫的原始森林，那矮小的半圆形窝棚，那赤身裸体的俾格米男男女女，那粗犷的俾格米歌舞，那神秘的原始部落生活无不引发我们对生命的思考。著名的美国女探险家尼科尔说“人类是生来的征服者。可能只有我在中非共和国遇到的俾格米人例外，他们忠厚宽容，很少使用武力……”回想起几天的经历，我们仿佛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之中。在电视机、电冰箱、小汽车进入中非首都班吉市千家万户的今天，居住在距此不算太远的蒙贡坝原始丛林中的俾格米人，却仍停留在原始部落社会，这算不算是一种奇迹？

据估计，当今世界上尚有 20 万左右的俾格米人，他们主要居住在非洲的中非、刚果、扎伊尔、喀麦隆、加蓬、卢旺达等国边境的原始丛林中。在中非发现的无数件石器，无可争辩地表明：中非曾经有过灿烂的史前文明。中

非草原上的民间传说中，常常提到俾格米人是中非这片土地的第一批占领者，公元前“诺克文化”时期，他们在班图人大迁移前就逃进了原始森林。

俾格米人是现代中非人的祖先。在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之后，这一古老民族的后代——今日的中非人，已长成身强体壮的彪形大汉，然而，留在丛林中的俾格米人为什么仍然那么矮小？

我们专家组的翻译博学多识。针对我们的疑问，他侃侃而谈：“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也引起了科学家们的极大兴趣。”他说，“当科学家们第一次在非洲丛林中发现俾格米人时，都大吃一惊，疑惑不解。1982 年美国医学博士托姆斯、默略尼等一批国际著名科学家，漂洋过海，跋山涉水，深入俾格米居住的地区进行考察研究。经过一番努力，终于说服了当地居民，成功地在俾格米人身上抽出几毫升血样，冷冻后立即用飞机送到美国佛罗里达大学实验室。科学家们将十一个俾格米人的血液同身高正常人的血液进行了深入的化验研究，发现俾格米人具有与正常人同等数量的人类生长激素，但他们的体内缺少一种胰岛素一类的基因。这种物质要比身高正常的人少 30% 以上——因而导致了他们身体内分泌的失调，从而过早地停止生长。这恐怕是导致俾格米人身体矮小的主要原因。”

翻译的介绍，解开了我们心头的“谜”。翻译还说起俾格米人的另一与众不同之处：几千年来，祖祖辈辈的丛林狩猎生活，俾格米人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形成了独特的体魄，意识和胆识，尤其是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消化功能。一旦离开了森林，他们的身体机能——特别是消化系统的功能就会失调。所以个别跑出丛林，嫁到森林外面世界去的俾格米女子，过不了多久就会患上一种奇怪的疾病而死去。因此，俾格米女子很少与异族通婚。

俾格米人不信宗教，但崇尚森林，自称为“森林之子”——他们永远属于森林。

## 招聘启事

因发行业务不断扩大，我社欲在湘西、怀化、邵阳、永州、郴州等地招聘发行员、广告员若干名，负责本地区《民族论坛》杂志的征订、发行和广告工作。要求应聘人员敬业耐劳，责任心强，有一定的业务拓展能力，男女年龄不限，有相关工作经历者优先。待遇实行“底薪+提成”制，有意者请将个人简历寄至本社或直接与编辑部联系。